

釋尊滅後的佛教

東初

一、經典的結集

釋尊滅度後，聖弟子唯一的任務，就是結集釋尊一代所說的教法，以維持正法的傳統，建立依法不依人的中心思想。但結集經藏，必需要有廣大的住所，要具足四事的供養，要國土安靜沒有賊寇的滋擾。因為結集經藏，不是一日或二日所能完成的工作；必需經過相當長的時間。當時能够具足這許多條件的，只有恆河南岸摩揭陀國的王舍城。於是佛滅後，第一雨安居期，即會集五百長老比丘，於王舍城附近七葉巖（或曰畢波羅窟）。以大迦葉爲首，阿難、優波離分別誦出經律。這是第一結集，又名五百結集。

這時候的經，即是阿含經，以文句長短分爲：長阿含、中阿含、增一阿含、雜阿含，以此稱四阿含。阿含譯爲傳，即展轉傳承佛說的教法，故曰傳教。優波離誦出的律，所謂「八十誦律」

，即登座八十回誦出，依此名稱爲佛教根本律。但八十誦律，後來不傳，僅依此解釋。後來律部種種別派都依此而生。這時的教團以經律爲主，論藏應爲後世所結集：

三藏

經藏	——	四阿含經	——	阿難誦出
律藏	——	八十誦律	——	優波離誦出
論藏	——	後世所傳	——	誦出者不詳

這時所結集的經律，並未有文字記錄，僅爲口誦臆持，以維持傳承的中心，確保佛陀根本思想爲原則。就如戒律，本爲佛制，根本不需要結集，以戒律爲條文，共二百五十戒（指比丘戒）。若有所犯，舉行會議式的決議法，經第一讀、第二讀、第三讀的決議。這類似現在立法機構完成立法程序的儀式，爲佛教教團自治的開始。當時的教團始終以確保這個戒律爲中心的目的。這時參加結集的五百比丘以外，尚有說法第一的富樓那，並未出席這次結集。這時富樓那住在距離王舍城南山石室，約二里許的竹林精舍。有人問富樓那，這次會集五百羅漢，以大迦葉爲首座，阿難、優波離分別誦出經律，結集一切經藏。尊者以爲這次結集如何？富樓那說：「那五百人僅爲樹立派別，我不贊成。我謹持從釋尊直接所聞的法。」這是明顯意見的分歧。因此法藏結集傳說不一，或說大衆部於南山石室，另行結集會議，或稱此爲窟外結集，以區別窟內上座部的結集，但這個結集史實不傳。在善見律摩訶僧祇律、西域記，真諦所敘述結集經藏都不一致。或稱此次

結集爲小乘，當另有大乘經藏的結集。但當時明顯的分別，就是大衆部不拘泥形式，而重視佛陀的理想。初次結集主持爲上座部，重視形式主義，後來稱爲小乘。於是初次經藏結集的結果，無形促成後來教團思想的分裂。北方佛教依阿難尊者，重視傳承的系統，以經爲主，從於律；南方佛教依優波離尊者傳承的系統，以律爲主，從於經。因有此傾向，故北方佛教五師傳承，即阿難系統，其間略至佛滅後一百年間；傳承如次：

釋尊——大迦葉——阿難陀——商那和修——優婆毘多

末田地伽

末田地本屬旁系，後爲闍賓國五百阿羅漢上首，正統系傳承，只有四師。

佛滅後一百十年頃，吠舍離國內比丘發生紛爭。原住在摩揭陀東北，恆河與雪山間的跋闍族。這一族共分數國，最近於恆河的一國，就是吠舍離國。這一國內僧徒對於佛制戒律頗寬，其所行往往類似違法。最著名的，就是行十事非法（一者鹽淨，二者指淨，三者近聚落淨，四者生和合淨，五者如是淨，六者證知淨，七者貧住處淨，八者行法淨，九者糞邊不益尼師檀淨，十者金銀寶物淨）（十誦戒六十）。這時有一耶舍比丘，是阿難的弟子，偶到吠舍離來，看見這些比丘，行十事非法，持畜金銀物品，頗爲憤慨，即於衆人前詰責遠離佛法。而吠舍離的比丘，竟誤會耶舍的意思，把接受施主的金銀分些給耶舍，耶舍隨即斥回，說爲不淨法，並向各商人說法，不應施金銀物給比丘，這是非法的。於是吠

舍離比丘認爲耶舍於白衣前誹謗比丘有罪，隨將耶舍攢斥國外，於是耶舍到西方諸地遊說；並到耆德老宿下訴說其實狀，請其糾正吠舍離比丘非法。於是從四方會集於吠舍離的比丘，總數達七百衆，以毗羅耶女所施婆利迦園中爲會場，舉行大會議，這即是傳爲第二結集，或曰七百結集。

這七百比丘會聚於一室，喧擾不已，不容易決定是非。乃就七百衆中共推東西各國德學耆宿各四人，對吠舍離比丘所行十條議定正否？結果認爲吠舍離十條完全非法，自今不得行施，確定這是違背佛制，這就是所謂吠舍離十事非法。這次結集，純以糾正戒律爲中心，故與第一結集性質不同，但主持者依然爲保守派的上座比丘，對進步主義人進一層所施的強壓，於是戒律根柢更加鞏固。若依島史說：不服七百集法的比丘，當時集合徒衆一萬人，另行大結集，樹立摩訶僧祇律一派。但這一派，並非是後來的大衆部。依南方佛教的文獻，相傳尚有第三、第四的結集，關於這些問題，到後面再說。

二、教團分裂的思潮

佛教的教團，經第一次結集，即種了分裂的遠因，第二次結集；更促成教團的分裂。佛滅後二百餘年，當紀元前二百年頃，摩訶提婆出世（大天），識見高邁，聰明多智，從來不滿意上座傳承的教義，故倡導一種異義，依於傳說，他的要義：「餘所誘，無知，猶豫，他令入，道因聲故

起，是名眞佛教。」上座派對此，斥爲大天五事妄言。但大天五事說：一時附和的徒衆非常的多，卽世所謂的大衆部，從來保守的上座部因憤大天五事，遂起分裂，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分裂的原因。但是上座部、大衆部的分裂，不能純以十事非法，或大天五事妄言爲主因。以十事非法與後來大衆部的教義，並無若何重要的關係，要是以這個爲教團分裂的原因，並不確當，十事非法，僅爲促成後來大衆部興起及自由思想發展的機會。大天五事妄言，亦僅能促成教團的分裂，不能爲教團分裂的主因。而教團分裂的遠因，當在釋尊住世時卽以萌芽。就如舍利弗與大迦葉，無論是在思想上或行動上，都是一個顯著的例子，一個尊內容，重自由；一個重形式，尙保守，這自然促成一個自由進步，一個固守形式，這兩種思想在釋尊的時代，展開競爭的趨勢。釋尊當然重視前者，故處處讚歎舍利弗智慧第一，也嘗勸令大迦葉放棄形式主義。不幸舍利弗先佛而滅度。佛滅度，形式系的大迦葉，雖取得教團的領導，但這兩種傾向的思想競爭趨勢更爲明顯。於是在思想上先構成次第分裂的原因，第一結集、第二結集，都是大迦葉系（上座部）主持，假藉十事非法與五事妄言的機會，要使大迦葉形式系永遠的控制教團的領導。到阿育王卽位以後，自由思想漸漸抬頭，於是教理上、組織上，形成分裂，一爲固守形式，一爲傾向大乘，佛教分派由此始，所謂根本二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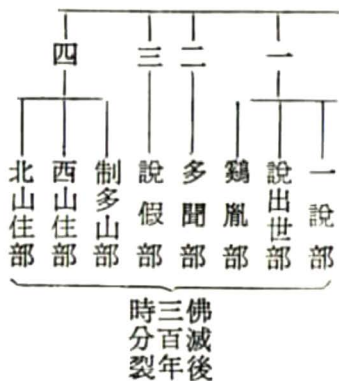
要依南傳島史說：佛滅後百年，吠舍釐跋闍種族爲中心的東方教團，因戒律問題，所謂行十

事非法，受西方教團耶舍長老指責，這是西方教團藉此機會，集合四方教團是舉行第二次結集。但大眾部對此不服，另行對抗結集的結果，遂使上座部與大眾部分派。大天五事妄言爲上座部所反對，但爲大眾部所承認，遂促成分裂。十事非法是有關戒律的問題，大天五事是有關教理的問題，這是初期分裂的主因。依北傳異部宗輪論說：後來上座大眾本教團內，於聖教解釋及適用上，所依的環境上，各教徒的意見都不一致。先是大眾部異說頻起，佛滅後凡二百年終期，由四部分裂出九部，這個稱爲大眾部本末的十部。上座部保守不久，異說紛出，到佛滅三百年頃，說一切有部出；依此凡百年間，說一切有部，分出四部，更依末派分出五部，所謂本末合成爲十一部。殆自說一切有部依上座本部而出，但上座本部說：後次第反與大眾混合，却遠承上座部，改名爲雪山部，這派近於有部正統的主張，後來分派皆依此。但不少採用大眾部說，這是古來稱爲小乘二十部，就中以有部爲諸派中爲正統的傳承。有部以外，傳承不詳。依南傳說：佛滅後百年、三四百年爲部派競起時代，在教會史上總計爲十八部，今試舉南北兩傳圖示於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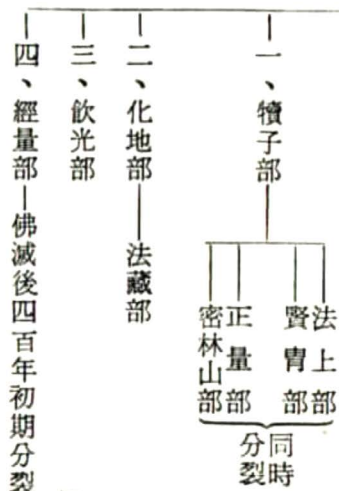
根本二部

上座部
大眾部

說一切有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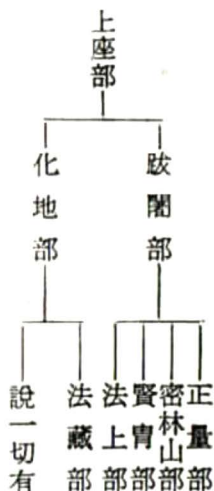


佛滅後
三百年
時分裂



佛滅後
三百年
時分裂

(二)南傳(島史等)...



飲光部
說轉部
經部

學北傳鷄胤部同

大眾部

制多山部

一說部

牛宗部

說假部
多聞部

(佛滅後百至三四百年初分裂)

釋尊滅後的佛教

南傳十八部以外，尚有所屬不明的六部：即雪山部、王山部、義成部、東山、西山部、西王山部，就中除雪山部，其他五部總名曰安達鄉。

三、王者的尊信

釋尊時代的王者，護法最力者，就是頻婆娑羅王、波斯匿王、優陀延王等。所以佛陀四十五年間說法，處處建立法幢，成就衆生，度諸苦惱，全是王者護法力量所成。釋尊滅後，皈依佛教的王者，盡力護法的，就是阿育王及迦膩色迦王，這是釋尊滅後護法的國王。

(一)阿育王 阿育王爲印度佛教史上最著名的國王，有法阿育王的美稱。其於西紀元前二六五年正式灌頂即位。

在西元前三二〇年頃，以摩竭陀國首都華氏城爲中心，創建孔雀王朝，即旃陀羅笈多王，這是孔雀王朝第一世，這時印度遭受希臘王的侵略。其侵略的將領爲有名的亞歷山大，遠征波斯，侵入印度地境，於西北印度建立根據地。希臘兵紮駐該地。不久亞歷山大於回希臘途中死於巴比倫。而印度人民乘機起來革命，逐出希臘兵，領導這次革命的，就是阿育王的祖父——旃陀羅笈多王。

旃陀羅笈多王子，即頻頭娑羅王，達磨阿育王即其子。傳說：阿育王初乘父病，迫其退位，

殺長兄修摩那以下諸兄弟，王於位中，政治勢力非常廣大，統一印度。王初不信奉佛教，後來皈依佛。對於佛教竭力保護，關於王對佛教重大的事蹟，略記於後：

(一) 王發現當時佛教的教義，異說紛起，爲統一佛教的信仰，確定教義的中心，維持教權的傳統，故以目犍連子帝須爲上首。於華氏城召集五百阿羅漢，行第三次結集，完成偉大法業。帝須尊者，出於優波離的系統，爲南方的正統，爲優波離第五代的法孫。這次結集，雖爲北傳認有待研究的餘地，但實爲正統的結集，最重視形式主義的上座部，特爲王所保護。即今日印度、錫蘭、緬甸、泰國，仍拘泥於傳統形式主義，所謂南方佛教。

(二) 王於其統領內及其勢力所及的地方，盡力宣傳佛教，以往佛教僅流行於中印度及北印度，並未能普及全印度。王乃選拔學德兼優的耆宿派往至各處傳教，其範圍很廣；東至緬甸以東，南至錫蘭島，北至雪山邊境尼泊爾地方，西北越過國境到罽賓，犍陀羅等國。遠至阿富汗、波斯以北布教，甚至希臘、埃及，於是東方佛教一躍爲世界性的宗教。爲推行正法，並任官吏，稱「法大官」，專掌管宗教道德及慈善事業，兼爲地方官講習正法。

(三) 王爲追仰佛陀聖德，獎勵崇敬遺物。巡禮遺跡，所到之處，建立碑柱表揚，參拜佛陀伽耶聖菩提樹。並於摩揭陀、吠舍離等所奉葬舍利，發掘建塔供奉，各地塔廟林立，這即所謂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。

(四) 阿育王法勅記，爲印度文化歷史遺物中最珍貴的文物，爲吾人今日得接受當時歷史的光明。這個勅示所具的意義甚廣。王欲使人民領會弘通正法的真義，故在全國各地施行刻文；這些刻文，殆爲印度歷史上最古的文物，現在印度境內仍有不少的存在。依現在學者所發見者有二十餘處，或有依磨礪岩石，刻其勅示，或刻石柱建立，或於窟內刻法勅。其文長短雖不同，但總以信奉正法爲原則。官吏保護正法及慈悲行化，並將王自身弘法，及其對一切衆生慈悲教化的方針，廣告人民，勸獎人民奉行佛法。

(五) 王對佛法的心願，以普及佛法爲目的，故尊爲法 (Dharma) 的國王。王對佛法，不採用深妙的哲理，或是煩瑣無味的論疏，甚至爲一般人民所不能解的論理，或所不能行的法門。他所採用的佛法，爲任何都易解易行的正法。王的法勅，就是依於正法建設人間佛教，國泰民安，成就人類的福利，其終身的願望，就是轉輪聖王。

(六) 王造寺的事蹟，不能詳說。最著名的鷄園摩寺，即爲王所建，在這個寺院舉行第三結集(佛滅二百五十年頃)。這個寺院成爲當時隆盛的場所。王在位時，常住千僧，受王供養。

(七) 關於阿育王太子，北傳爲鳩那羅。這個在南傳不見其名。要依南傳，僅提及王弟帝須，及摩睺陀太子。王歸依佛法後，太子出家志願很深，終於辭位出家，並有阿耨，王女僧伽密多的婿，這些人皆同出家。王子摩睺陀，妹僧伽密，同依叔父帝須等比丘修道，志願頗深。依島史

說，依目犍連帝須出家，這時摩睺陀年二十歲，僧伽密十八歲，王當時派遣諸方宣教師，摩睺陀，即被派爲師子國（錫蘭）布教師。師子國王，又遣王甥阿標義赴摩揭國迎僧伽密多，這是錫蘭島佛教的起源，其傳統依阿標又次第示承。

（二）迦膩色迦王 印度佛教史上次於阿育王而占最重要地位的王者。不消說，即是迦膩色迦王。迦膩色迦王出世年代，爲佛滅後四百年頃，約紀元前一世紀，至紀元後一世，出生人間。其原爲大月氏國王，月氏族原住中國河西地方，近於蒙古。後因匈奴勢力強大，乃遷避於雅莫河地方，後來月氏族又分爲大月氏、小月氏。月氏、月支均爲同音。

大月氏依西北印度布路城建立根據地，自中央亞細亞至中印領土，却歸其統治，而到迦膩色迦王，其勢力爲最強大，竟干涉西方安息的政治。又侵入印度，西北印度被征服後，將進攻東恆河流域的摩揭國。這時摩揭陀國力最弱，不能抵抗，故聲明求和；並願付償金九萬，以代佛鉢、慈心鷄與馬鳴菩薩。佛鉢原存吠舍離（世尊欲使毗舍城人民還歸，即留己鉢與彼人民。增舍八難品）。當時摩揭陀，並無佛鉢，到後世稱爲衣鉢。佛衣爲傳承正法信仰的標幟，是具有無比的代價。當時迦膩色迦王要索取這個無價寶，摩揭陀國當然不允，故願付九萬。或說馬鳴後赴西北印度，始締結和約。王於佛教的事蹟，分敘於次：

（一）王來印度以後，始信奉佛法。王最愛美術。利用敘利亞的技師經驗，於首都各地建立

寺塔、佛殿、佛像等，奉安佛骨。特別愛塑佛像，王與阿育王幾有相同的愛好。佛教的美術，在阿育王時代，即很發達，釋尊五十年傳記都繪成美術畫。佛像更是不思議的，用佛像來彰揚佛陀不可思議的偉大人格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各種姿態，都一一彰顯於佛像上。大月氏時代，就以佛像爲中心；阿育王時代以描繪佛傳爲中心，二者同好佛教美術，而影響於後世佛教美術爲最大者。

(二) 王於佛教特色的貢獻，就是依王的庇護，所整理的「大毘婆沙論」。毘婆沙譯爲廣說，就是廣爲解說一切有部傳承的教義。「阿毘達磨發智論」，即是廣爲解說所成的聖典。從佛在世時起，即以有部爲傳承的正統，最重要的經典有六種，皆冠以阿毘達磨之語，終以足之語。阿毘達磨譯爲對法，法即解釋經，共有六種，故稱爲六足論。其名如左：

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

(二十卷)

舍利弗造

阿毘達磨法蘊足論

(二十卷)

目犍連造

佛在世時代

阿毘達磨施設足論

(未傳入中國)

迦旃延造

阿毘達磨識身足論

(十六卷)

提婆設摩造……佛滅一百年

阿毘達磨品類足論

(十六卷)

世友(波瀆蜜)造……佛滅後三百年

阿毘達磨界身足論

(三卷)

世友(波瀆蜜)造……佛滅後三百年

關於六足論造論者及其年代的問題，要依傳說，真偽不一。但佛滅後四百年時，迦多衍尼子，總集六足論所說法，造「發智論」（二十卷），以此釋「大毗婆沙論」。

（三）王販依佛教後，每於政務餘暇，習學經典。每日一僧，招待宮中，聽其說法。因部派不同，諸僧所說不一。於是王惑於歸趣，乃請問耆尊者：究竟誰爲傳承的正統？尊者爲有部宗人，當然否認諸部所說；告以有部爲正統的傳承。於是王於迦濕彌羅國結集有部經典。這次結集爲三藏全部，抑爲「毗婆沙論」，尙待研究的必要。但漢譯二百卷「大毘婆沙論」，爲這次主要的編輯。這次結集，稱爲第四結集（佛滅四百年後）。依結集的處所，或說迦濕彌羅集法，參加這次結集的僧侶總共五百人。就中法救、妙音、世友、覺天四人爲上首，這四人稱爲「婆沙」四大論師。這裏所說的世友與六足的世友，爲同名異人。

（四）馬鳴菩薩爲大乘教的始祖，約西紀元年後頃出世，爲摩阿國的學者。博通衆經，辯才蓋世，頗得當時王者的尊敬。後於迦膩色迦王時與償金三萬，伴往犍陀羅國後呼爲北方功德日，其聲滿全國，依此可想像其德學如何？關於馬鳴，雖有種種異說，但於迦膩色迦王時代，無疑的爲最大的佛教文學者，其所著書中最有名的，就是「大莊嚴經論」及「佛所行讚」，尤以「佛所行讚」爲長篇詩體，讚誦佛陀一代的生活。其次，即所著的「大乘起信論」，雖屬短篇，但爲倡舉大乘佛教的要領。於印度佛教史上，稱爲大乘佛教興起的開端。大乘佛教爲佛所說，抑非佛所

說，都需要研究此論。但印度大乘佛教興起實始於馬鳴。或說詩人馬鳴與「起信」馬鳴爲同名異人。殆「起信」的馬鳴，其出世的年代，當遙遠於後，這是無疑的問題。

以後笈多王、戒日王却爲愛好佛教藝術者；西紀八世紀以後，佛教漸衰，九世紀頃佛教殆成餘勢矣！

四、大乘佛教的興起

(一) 大乘與小乘 釋尊時代的佛法，是一味平等的，根本沒有大小的分別。大乘與小乘的名稱，這是佛滅後所立。要依大乘教義說：大乘爲自任的，小乘爲貶稱的，故大小乘的區別不是絕對的。佛滅後百年，聖弟子對佛陀教學解釋不同、思想不同，十事非法與五事妄言，不獨促成教團的分裂，並且爲構成大小思想的主因。要依教理立場研究大小乘教義及其實踐方法。所謂小乘，即指有部爲主要的對象。有部所依的三藏，就是阿含、十誦戒、發智、六足、毘婆沙論等，小乘佛教於西紀前一世紀頃，以西北印度爲中心，所造的「發智論」，以解釋大毘婆沙論成立時爲止。有部重視形式主義，主保守。佛滅後，即取得教團領導地位，第一次結集、第二次結集，甚至第三、第四的結集，都是上座部有部系統主持。佛滅後百年至五百年，教團分裂，再分裂，雖說教團思想愈趨複雜，但是有部始終能把握傳統的中心。佛滅後初五百年可說爲小乘佛學全盛

的時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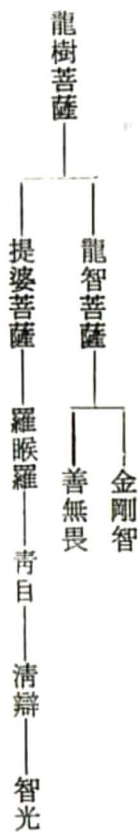
初期佛教的大乘思想，即指大眾部而言。大眾部，從佛滅後百年至百年間，始終對抗有部形式主義，以自由思想爲主動，反對拘於形式的思想，以中印度爲中心。初期大眾部系自由派，因受有部形式思想，不斷的壓迫（藉王者的勢力，阿育王、迦膩色迦同爲有部信徒），故大乘思想若存若亡，不能自由發展，但到了西紀元前後，自由思想飛揚進步，打破形式主義的約束，以復活佛陀真精神爲目標，倡導大乘運動。在意義上說：一面是大乘教興起，一面是小乘佛教的延長。並且不斷對形式小乘佛教施以壓制的運動。故五百年以後小乘佛學，至世親出世的時代，嘗以復興小乘佛教爲號召，但不久歸降大乘。馬鳴菩薩出世後，揭起大乘佛教自由思想的旗幟採取主動的地位，大乘起信論的一真法界的思想，與釋尊初轉華嚴根本法輪，遙相呼應。這是大乘的真義。六百年後，龍樹、無著二大龍象出世，各依所據發揮大乘佛教，居於印度精神文化的王座。大小兩乘的思想根本的分別，即導源於佛說經教認識的不同。小乘尊傳統的形式，保守；大乘重內容、自由；以佛陀理想人格爲目標。若依教義說：一是常識的實在論，一是真空妙有的慧觀，一是立於佛陀正覺過程上，重視自覺，以解脫自己爲中心。一是於佛陀正覺思想上，重視他覺，以解脫他人爲中心。要以所得果說：一以阿羅漢爲目的，一以佛陀究竟正覺爲目的。其他大小乘種種比較，不能盡說。當然這些說法，都不是絕對的差別。

(二) 龍樹系中觀派 佛滅七百年後，相當西元三世紀頃，龍樹菩薩出世，先依婆羅門教，後轉入佛教，專弘大乘教。後世大乘各派都祖龍樹，以龍樹與各宗所依經典都有密接的關係，古來稱爲第二釋迦，或稱爲八宗祖師。可見於大乘佛教史上的影響如何了。

龍樹與各宗的關係，第一就是天台宗。天台以「法華經」爲所依的經典。但其觀法，是以「大智度論」、「中觀論」爲基本。「大智度論」爲注釋「大品般若經」。「中觀論」，依般若諸經，建立緣起性空大乘的勝義，這兩者同爲龍樹所著。華嚴宗，是以「華嚴經」爲所依。此經乃龍樹取於龍宮，始再傳於世。造十萬頌「大不思議論」即「十住毘婆娑論」以釋十地經，此經爲華嚴的十地品別行。其中一部（十七卷）傳入中國，亦爲龍樹所著。密教以龍猛爲始祖，龍猛即爲龍樹，或譯龍勝。所著「菩提心論」（一卷），專用釋密教者。要依密教傳承，由龍樹而傳龍智，再傳金剛智、善無畏。故龍樹以後，密教便與中觀發生關係。三論宗，即於「中觀論」加「十二門論」、「百論」；故稱三論宗。祖龍樹，「中觀論」、「十二門論」，均爲龍樹所著。以「中觀論」爲主要，故稱爲中觀派。若三論以外，再加「大智度論」，又稱爲四論宗。淨土宗亦以龍樹爲基本。「十住毘婆娑論」中易行品，即爲淨土名稱的出典。所謂聖道門與二門並稱。其次爲禪宗，要依龍樹著作說：並無若何顯著的關係，但龍樹列爲第十四祖。是故龍樹的教學，乃依般若、法華、維摩、十地、入法界、般舟三昧、無量壽等諸種大乘經典豐富的智識所結成，以及深入

阿含、大毘婆沙論的研究，律及本因緣，佛教文學的智識。是故龍樹的資格，不是一經一論的宗師。般若、維摩、華嚴的不二中道，與法華一佛教精神相脗合。依般若真實對從來小乘佛教所說無常、無我、涅槃寂靜的三法印，說爲一實法印。依大乘空門爲佛教的基礎。依方便思想，說明大乘佛教的真髓，展開真空妙有的立場，發揮華嚴宗的精義。故榮居八宗祖師的王座。

龍樹以後，就是提婆菩薩。提婆爲南天竺人，或曰錫蘭島人。爲一目眇者，受龍樹教學。後還南天竺，竭力破斥婆羅門教及小乘教，其著書多爲破邪，就中「百論」爲其著名著作，即三論之一，晚年於林中修定時，爲婆羅門徒所暗殺。提婆以後，這個系統，即羅睺羅多、青目、清辯、智光相承。智光論師以後，即不聞其傳。



(三) 無著系瑜伽派 龍樹菩薩以後，約二百年頃，即當紀元五世紀時，宣揚大乘佛教大學者，無著、世親兄弟出世。對抗龍樹大乘實相妙諦建樹緣起妙有真理，大乘教興起的光芒高於萬丈。依傳說：世親爲犍陀國富婁沙布羅人，初依有部出家，後受兄無著感化歸大乘。無著爲世親乃兄，先出世二十餘年，初依小乘化地部出家，轉入大乘，兄弟二人著書頗多，專弘大乘教。無

著初於阿踰闍（譯不可取），倡說大乘教，每夜請彌勒菩薩於阿踰闍，爲衆說瑜伽師地論（二百卷）。廣引大乘諸經論解釋，依其所說構成名曰「廣釋諸經論」，這是無著系的根本所依論。對抗龍樹中觀宗，改名瑜伽宗。

無著菩薩著書雖多，但以攝大乘論（三卷）、顯揚聖教論（一卷）、大乘莊嚴論（十三卷）等爲最著名。這時大乘非佛說的思想，正是風狂一時，無著爲對抗大乘非佛說的辯論英雄。他的「大莊嚴經論」、「攝大乘論」，都是針對大乘非佛說爲辯護大乘教所成。發揚大乘爲佛說根本的理論。莊嚴經論的「八因」，攝大乘論的「十因」，爲其根本論證。無著嘗慨其弟世親滯於小乘。乃託病召之，遂轉其心。故瑜伽派，從彌勒經無著，至世親乃大成。世親唯識論出後，學者對之異說紛紛。世親以後的佛教，殆以「唯識論」研究爲中心。此書於憍賞彌國，美音精舍一宜所著。僅三十頌小篇，或曰「唯識三十頌」，或曰「三十唯識論」等。依此研究學者日漸其多。總以世親教系爲主，乃至尊爲唯識宗。世親大乘著述頗多，連小乘著述，總稱千部論師；可想見其著述之多。但其主要「二十唯識論」外，「攝大乘論釋」十五卷、「十地經論」十二卷、「二十唯識論」一卷等最爲知名。依唯識論研究所有的異說：共有十大論師。其實何止十人？這十人各依唯識論，各有著釋。所謂十大論師：卽護法、德惠、安慧、難陀、親勝、淨月、火辨、勝友、最勝子、智月。就中以護法及安慧、難陀三人最爲注目，而以護法爲正統。

世親以後，所出的學者，亦復不少，現今所熟知的，即陳那論師，陳那爲新因明組織者，其所著「因明正理門論」（一卷）最爲有名。佛教因明學始自足目。無著、世親多運用解釋佛法、佛教與因明關係漸至密接。到陳那，因不滿充足目所規定五段式，遂改爲宗因喻三段式。從此，佛教因明學漸次大成。前者稱爲古因明，後者稱爲新因明。護法論師乃陳那後之第一人，戒賢論師又出護法下，戒賢與中觀派智光爲同時的人，並稱爲那爛陀寺學者，這是印度佛教史上最最後的法將。

無著、世親二菩薩的時代，却巧爲鄔闍衍那超日王的時代。這時候印度文化思想最爲進步。在這前後出了許多的學者。婆羅門教，亦在其保護勢力內獲得興盛。據說這時有個數論外道要求與佛徒討論佛法。先是佛陀密多羅與其討論諸行無常的真諦，不能使其屈。世親獲知乃著「七十眞實論」破斥數論外道。超日王欣喜布施三十萬金，並於阿踰陀國建立有部、大乘、比丘尼三大寺，用紀念世親的功德。王並令王妃太子皈依世親。自此以後，於摩伽陀國，建立那爛陀寺，其建立年代及其建立者，雖不能確知，但此寺爲當時學潮的淵源，佛學的總府。四方學者會集於此，極一時之盛，世稱此時爲那爛陀時代。戒賢、智光等諸論師，說法鬭爭，當在那爛陀寺隆盛的時期，殆以七八世紀爲準，無疑的，此爲最後時期。

（四）中觀與瑜伽 中觀與瑜伽兩派的創始人，並非同時。以兩派思想出發不同，往往在辯

論方法上發生對立。特別到了護法、清辯的時代爲甚。清辯掌珍論以及所著「般若燈論」，都極激烈批評護法等瑜伽系，而顯畢竟空義。而護法尊彌勒、無著、世親唯識教，積極批判清辯等師，而彰顯如幻有義；於是二者形成對立。其實顯空即彰妙有，彰有即顯真空。名目相破，實即相成。後來兩派於判教上始見分歧，然互有偏重的嫌疑。護法清辯二人雖於有空互相爭論，但二人始終未曾會面，唯清辯於所著「大乘掌珍論」，僅就瑜伽批評。然清辯所說：根本不能代表中觀派正統的思想。智光承清辯，戒賢繼護法，兩派門徒既多，於是大乘空宗，確立於清辯，守持於智光。大乘有宗確立於護法，守持於戒賢。以後傳承不詳。

(五) 智光戒賢以後，印度的佛教，到了西紀七百年後，就漸漸呈現衰頹，亦復不見中觀瑜伽偉大思想學者出現。既沒有特色學者出來領導，而學術思想漸成空虛。而且這些學派，根本只側重學理的研究，而忘卻佛教本來實踐的願望。於是佛教現實的力量既不够領導，一般佛教流行於通俗化。而與印度教接近的密教新系統產生。當時密教評爲左道派，說淫欲即道，教義極低，教規墮落，在根本上失去佛教的特色。反之，印度教，從第八世紀中葉，漸漸得勢。在政治上得獲王族，或武人的信仰，印度耆那教除於東印度外，在全部印度迫害佛教，於是佛教漸不存於印度。紀元十二三世紀以後，北方尼泊爾留有大乘佛教的痕跡，南方錫蘭島僅保存小乘佛教的餘喘，其他印度半島，幾全不見佛法僧三寶矣！